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
第九十一回 化善醫宗交感脈 客人貨出孝廉家

話表化善變了道人警戒蘭員外，眾人問他來歷，他說出來歷幾句，往門外飛走，臨走又說：「顯靈廟後殿來問。」眾人見他飛去不見了，驚歎是個神人，來度化員外，個個回心向善。這化善原奉大聖高僧勸戒村人，離了前村，卻走到後村。只見一個僕人，同著一個醫者前行。化善走近二人身邊，聽他彼此問答。醫者問道：「你家主召我醫誰？」僕人道：「醫的是主人妻妾。」醫者道：「想是兩位娘子有病。不知因甚成疾？」僕人答道：「醫家自有手段診脈看病，問我何用？」化善聽了，笑道：「這惡僕曉人不當如是。這必是甘連家妻妾緣故，我如今正要尋他勸戒。」乃搖身一變，也變了個賣藥走方的，地上拾起塊石頭，變個串鈴兒。讓那醫者進了甘連大門，他卻在門首搖著鈴兒走來走去。僕人見了，問道：「你這醫家賣的是甚藥，醫的是甚病？卻是內科外科，方脈大小科？」化善哪裡知道，胡亂答道：「是內科。」僕人道：「可會醫女人？」化善道：「專門，專門。」僕人聽了忙入內說知甘連。甘連隨叫請人，正好與地方醫家計議用藥。僕人請得化善入屋，化善與醫者、甘連敘禮坐定。這醫者便盤問起來，道：「道兄貴處？尊姓大名？卻是哪家方脈？」化善哪裡答應得出，只是隨口混答。甘連卻問道：「先生請同醫兄進內看小妻妾的脈。」化善道：「小子行的醫不與人同，看的脈也不與一樣。且請教醫兄，是看的哪家脈？」醫者道：「小子是王叔和傳來，左心小腸肝膽腎、右肺大腸脾胃命這六部脈」訛善道：「傭的是哪家藥？」醫者道：「是四物二陳、辛溫寒熱諸樣方藥。請問道兄是哪家脈？怎麼與小子的不同？想起太素脈。」化善答道：「小於診的是個交感脈。」醫者道：「為何叫做交感脈？」化善道：「小子這交感脈，乃妻妾有病，診夫之脈；若是夫病，卻診妻脈；父病診子脈，子病診父脈。」甘連笑道：「先生，你說夫診妻脈，妻診夫脈，謂之交感。若是父病自有母，子病自有妻，如何又父子交診？」化善笑道：「主人你卻不知。比如有父無母，自然診子；有子無妻，自然診父。若是有母無父，便診其媳。」醫者笑道：「若是父母妻子俱無，卻診何人？」化善道：「便診弟兄。」醫者道：「今有一人，弟兄並無一個，有病卻診何人？」化善道：「但診朋友。」甘連笑道：「朋友卻多，不是一個，又個個親切，如何診誰？」化善道：「朋友千個，契合必有一人，如古人管鮑、陳雷。要問病者平日是誰交契，便診這交契之友。」甘連笑道：「你卻與此人說交契，只怕此人不與你交契，卻診也不切。」化善聽了，把眉皺將起來，道：「此處不必診了。你有病，想著此人交契，此人之心卻不與你交契。這病不消診，不必用藥，自然在他替你害了。」甘連越發笑起來，說：「你有病，怎麼害他？」化善道：「病皆心作，他負你心，便是自病。所以我這診的叫做交感脈。」甘連聽了，道：「果是先生說得有理。小子妻妾有病，便煩先生診小子的脈。」化善乃診甘連之脈，說道：「主人，你妻病卻不在你發，是你父母身上發的。但用藥有三難：醫了你妻妾，卻醫不得你父母；醫了你父母，卻醫不得你妻妾，兩不能醫。先使你妻妾重病難痊，後卻叫你災殃無藥可救。有此三難，便是盧扁復生，華佗再世，也救不得。莫說請這位道兄診脈，便是王叔和來，也診不出這一宗冤孽。」甘連聽了，道：「先生此話，實關小子肺腑。只是此病，小子知四物無補，二陳枉然，料先生診脈既神，醫藥必效，人前一言難盡，少待說此衷腸。」

甘連乃辭謝了醫者，留著化善再求診脈，說道：「先生既說父病診子脈，子病診父脈。小於老父時常有些寒熱失調，望先生再診小子之脈，看我老父之病何因？」化善道：「我曾有言說過，有父無母，方診其子。主人既有母在，還當診你母脈。」甘連聽了，乃進後屋，說與母知。其母笑而不信。甘連道：「母親不必疑笑。這先生話亦近理。」其母只得走到堂後，伸出手來。化善哪裡診脈，便說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這是為婆的不容媳婦，為公的見理不明，抑鬱作病。可憐你父不知，受此災難。」甘連笑道：「先生既說診脈，為何老母伸出手，卻又不診便知其病？」化善道：「男女授受不親，況以二指按婦女之手，若是賢良君子，一心憐病者受苦，那點精神專在按脈中尋病；若是混俗先生，心腸邪惡，自不作主，縱診得親切，怕有幾分捉拿不住。看你母手，便知母脈；推你母脈，便知父病。總是媳婦不敬孝姑，姑心狹隘，不能寬下。媳婦面前背後，有怨姑之言；姑婆冷言熱語，在公前生怪媳之謗。那做公公的，巴不得婆媳和順，一有違言，抑鬱成病。我醫家卻究根因在此。」化善說了，只見婆子在後堂大笑起來，說：「我先生醫人病，枝連藤，藤連枝，雖不是病的原由，卻倒也有幾分說著。真真是兩個媳婦性格不純，咒公罵婆。我老頭子知了，也時常生病。卻如今天理昭彰，兩上都重病臥牀，懨懨待死。這樣不孝媳婦，醫藥怎得效靈？」化善道：「老孺人，休得要說此話。我醫家有割股之心，一則要你婆媳相安，二則要你媳婦孝順。你媳婦必先孝順，你婆媳自然往後相安。若是媳婦不孝順，婆媳不相安，公姑致病尚小，你主家之子致病卻大。一旦你甘連有病，叫人怎醫？」甘連聽了，驚慌起來，說：「先生必非凡俗之醫。我小子定有調停之法，父母要緊，妻妾一憑存亡便了。」化善笑道：「此固一味良藥，還要兩味在你內眷。他如不急早發出這兩味藥來，莫說重病，便是小疾亦難得愈。」

妻妾有婢傳入，說搖串鈴的先生如此如此說。妻妾忙叫婢傳出，問道：「先生要兩味甚藥？」化善道：「一味敬公，一味孝婆。這兩味藥到心便愈。」婢子傳入，妻妾你說我，我說你，把平日不是悔悟過來。一個道：「我若病好，把公公當個活菩薩。」一個道：「我若疾愈，把婆婆當個親生母。」二人只發了這兩句，忽然病減幾分。甘連深信先生是個神醫，乃問姓名住處。化善卻也不隱，乃說了五言八句，說道：

家住顯靈廟，高僧即我師。
但願有病者，居心自轉思。
種種諸惡業，皆是病根基。
綱常真藥物，背了不能醫。

化善說罷，往門外飛走而去，臨去回頭看著甘連，說：「這病根都在你脈上。要脈平復，廟殿後來尋我。」甘連口裡才叫：「先生慢行，待小子奉幾貫藥金。」化善道：「我是救人病要緊，不計利積陰功的。」說罷逕去。卻走到遠裡，只見一個老者，在田間冒暑熱耕田種地，兩個後生漢子卻安坐在樹蔭之下，面前放著茶罐，他二人一盞一盞兒吃。化善見了，忖道：「這精壯漢子，卻不耕田，乃叫那老漢力作，想是少壯的家主，老年的傭僕。可怪他為甚的前世不修，今生造下個老不安閑。但世間有一等道理不明的，愛惜其子，寧自勞筋苦骨；又有一等不知養老孝父的逆子，自卻偷安，背了天倫，怎叫冥司肯寬一筆之注？我心愛老，且變一個行路過客，探問他個情由。」化善搖身一變，變了一個客人。怎生打扮，只見他：

頭戴一頂涼帽，身披兩截麻衣。一囊行李壓肩皮，三耳草鞋腳係。張著遮日小傘，橫拖挽手鞭兒。手中油紙扇頻揮，口說好炎天氣。

客人走到樹蔭之下，看著兩個漢子道：「天氣暑熱，途路難行。如你二位在這樹蔭，乘風吃茶，快活！快活！漢子答道：「耕田種地，吃辛受苦，紅汗白流，哪裡快活？」客人道：「比如那田間的老者，便就不快活。這等老年，累筋苦骨，有子孫可代，自己該受快活。想必是二位的老力作？」漢子道：「是我老官人。」客人問道：「可叫做石戒麼？」漢子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客官你問石戒怎麼？」客人道：「他也有名，故此問他。」漢子道：「石長者是我親鄰。說起話長，且請問客人貴處，往何地公幹過我這村鄉？」客人道：「小子遠村為客，販賣些貨物，順過貴村。只因天暑，借此樹下乘涼。」漢子忙把茶一盞，遞與客人，道：「涼茶吃一盞。且問客官，販的是甚麼寶貨？」客人道：「小子販的是人家必用的一宗寶貨，老老小小，少它不得。」這個漢子道：「甚麼物件，便老老小小少不得？若是少了卻怎麼？」客人道：「老人少了有災，少壯少了作病。這不止災病，性命所係。」那個漢子笑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客官必是販五穀。人非五穀不生活，若是少了它，饑餓成病，性命所關。」客人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五穀雖然是一宗寶貨，比如你莊家卻有，便少了自去設法。我這貨物，孝廉君子家蓄積得多，我客人販買了來，專賣與村鄉人家用。」這個漢子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張孝廉家織有多布，李孝廉家種有多棉。客官必是販布帛。人非布帛遮體，必然寒冷成病，亦是性命

所關。」客人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布帛雖然是一宗寶貨，比如張孝廉家，他一家織了自穿；李孝廉家種的是自著，不賣與客人販買。我客人只好求他個教，傳授我個方法。」那個漢子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客人販的是珍珠瑪瑙、珊瑚寶石。人心愛他，求之不得多病，謀之不來有命。只是我等莊家，重的是五穀，少了珍珠寶石，也不致災病。」這個漢子道：「也不是寶石，客官販的決然是酒。我莊家老老小小少不得它。」客人道：「一個酒，你莊家卻怎麼少不得？」這漢子道：

春若少酒花作羞，夏若少酒風生病。

秋若少酒月徒明，冬若少酒雪無興。

早晨少酒怎起牀，晚間少酒睡不定。

時刻少酒便作災，老小把酒當性命。

客人笑道：「越發不是我販的寶貨。」二漢道：「客人，你說販的貨，人家老老少少它不得，除了衣食，便非性命所關。我兩人實不知道，望客官明白說，是何樣貨物。我莊村人家如少，必定也要奉求買些，怎肯錯過客官前去。」客人道：「我的寶貨，本為來賣與石戒。他既是你親鄰，如今有何話說？」漢子道：「我這石長者，一個忠厚仗義疏財的人，被兩個子男壞了他的行止。如今男不守法度，做了些刁惡事，不但壞他行止，卻氣成一病，使他伏枕沉痾。」客人道：「一個忠厚老子，生下兩個刁惡子男，當初怎起？」二漢道：「人人怪他當年生得子遲，溺愛不明，不曾教訓的。」客人道：「這個真真的是石戒自作自受。且問你，比如張孝廉家，可有這等父？李孝廉家可有這等子？」漢子道：「他家老老小小，都有禮節，哪有這等父子。」客人笑道：「我客人販的，實不瞞你，便是這一宗禮節寶貨。我見你二位安坐樹下乘涼，卻叫一個老父冒暑耕種。禮節沒了，此時雖安，只怕一日災病起來，性命所關最大。故此我來賣這禮節與你。」二漢笑道：「一個禮節？甚麼要緊。怎說老老小小少它不得？少了便生災病，性命所關。客官卻又說我乘涼樹下，我老父冒暑耕田，便沒了禮節。這禮節既說沒有，卻又災病報應。如今客官如何賣？我二人情願奉求買你的。」客人道：「買我禮節，若是假意，便千金難買一字；若是真心要買，便白送與你們。」漢子道：「真心買，客官卻如何把來送我？」客人道：「作速請你老父來吃茶乘涼，你卻去冒暑耕田，便是白送這寶貨與你。」漢子聽了，笑將起來，哪裡去叫他老父，依舊一盞一盞吃茶。化善見他模樣，忖道：「這漢子，好意思把禮節送與他，不知聽受，視這道理為泛常。可怪他愚而不悟，若不施個小術警戒他，如何使他心服？但使他真心誠服，必須得他平日所喜的是何物，怕的是何事，警動得真心，然後方可戒他。」乃向二漢說道：「我客人講了一番禮節，白送與你，你縱不喜去請你老父，難道不怕後來災疾報應？」漢子道：「客官走你的路，這禮節陡然也難行。老父耕田，是從來習慣，也難替他。便是後來災疾也不怕。」客人道：「你如今可有怕的？」漢子道：「怕便只怕一宗事。」卻是何事，下回自曉。